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五

大夫士庶宗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 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 疏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為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證此太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非諸侯之子

孫異姓為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為大夫者亦得為太祖故云雖非别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别子始爵其後得立别子為太祖若非别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曽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註非别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云太祖别子始爵者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别也鄭必知周制别子之後得立别子為太祖者以大傳云别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不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别子百世不遷為太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别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婚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别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太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卿即大夫總號故

春秋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於齊傳曰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　朱子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　又曰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先生因舉春秋如尹氏單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如詩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

士一廟　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　疏曰按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　曲禮士祭其先　疏曰以士祭先祖歲有

四時更無庶人於寢寢適寢也　適丁歷反　疏曰此餘神故也　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注見天子宗廟　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有禱焉為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

祈禱則為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為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為太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於太祖壇而已適士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上士悉二廟一壇顯考無廟顯當為皇皇考曾祖也官師謂諸侯中士下士言為一官之長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去王考為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賤故無廟死曰鬼亦得薦之於寢凡鬼者薦而不祭薦輕於祭鬼疏於廟

朱子曰官師諸有司之長也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并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其高曾也

朱子語錄問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毋乃不近人情曰位卑則澤淺其理自當如此曰今雖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如所居之宫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

五服未嘗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
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
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
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是為
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不及祖非人道也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
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
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

得祭祀之本意禮家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但干祫之制他有可考耳

楊氏曰愚按前二條謂澤有淺深則制有隆殺其分異也後二條謂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高祖其理同也

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

人情也程子以為有服者皆不可不祭其說當矣愚又嘗考之禮經參以諸儒注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人情固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為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

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注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

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曾季友是也季友為曾桓公之別子既為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孝以至桓皆諸侯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為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

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為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别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

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别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内有為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内有為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於其家必獻牲於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為是者葢懼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為

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之為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為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葢已雖拘於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於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

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

或曰此為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他國而為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他國有他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

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為壇以祭此二條正為起自匹庶與來自他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為諸侯孔子宋人而事魯為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為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為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為大夫本身即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即可依禮制

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為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於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為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言仲孫叔孫季孫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郊特牲　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孔悝若回反祏音石圃布五反　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函音咸　疏曰少牢

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元祭法註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為之非禮也鄭元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按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為姞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主耳　春秋哀公十六年左傳

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

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　曲禮下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大傳　朱子曰按此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復

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為之説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為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明其尊宗以為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為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為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禰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為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正為禰適而於祖猶為庶故禰適謂之為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又曰凡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自明如

禮記中喪服小記大傳皆是解註儀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註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祖者其父為庶子説得繁碎大傳只説庶子不祭其祖禰支子在其中其所以於祭禮中只載大傳　張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殤音傷祔音附無後者祖之庶也　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　所食音嗣共音恭墠音善又徒丹反　疏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曾子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家祭

者也喪服小記曾子問見之於祭殤條也 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疏曰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 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齊側皆反當助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 終事而後敢私祭祭其祖禰疏曰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內則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疏曰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祭之也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

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 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為於偽反 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 疏曰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 疏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厭本或作

懨於艷反綏本或作隳隳五垂反　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享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隳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　辟音避謖所六反敦音對嘏古雅反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　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疏曰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酬之始也云止旅者　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為也

不歸肉　肉俎也諸與祭者留之共燕　與音預　疏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註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

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 疏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别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 疏曰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祭哉者疑而量度之辭

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 遠於萬反 疏曰庶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

不敢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所以不致祭於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　正主者謂宗子也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　言祭於家容無廟也　疏曰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之家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

身沒而已　至子可以稱孝　疏曰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子游

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　疏曰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疏曰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　疏曰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尊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典禮

通典載諸侯以下祭禮見諸侯宗廟門

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菆則牛反　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祏於

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鄭駮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喰士祭禮也結茅為菆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駮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禮太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祀厲王皆時君之賜也

晉人問蔡謨云時人祠有版版為用當主為是神座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版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座夫人某氏之神座以下皆然

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徐邈云左氏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為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按喪之銘旌題别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為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理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主以紀别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别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為長

後魏孝明帝孝昌中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

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乎存上自天子下達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為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為主以銘神位

北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代五等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代三品以上牲用太牢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

祭二代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逹於庶人祭於寢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及開元定禮二品以上四廟三品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亦四廟四廟有始封為五廟四品五品有兼爵亦三廟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天寶十載京官正其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

唐諸臣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

中為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栱藻井室皆為石室一於西墉三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以廟增建神廚於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於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下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異子孫之牲牲闕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共牲二品以上室以籩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

上室皆簠二簋甑二鉶二俎二罇二罍二勺二爵六盤一坫一篚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元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子孫陪者齋一宿於家始廟則署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祫五歲

一禘若常享若禘祫卜日齋戒省牲親滌濯鼎鑊烹
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數大抵如宗廟之祀
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以子弟其後不卜日而
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
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
欲數乃廢春分通為四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
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改衣冠從公服無則
常服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以

常服見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為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若殤及無後皆祔食於祖無祝而不拜設坐祖左而西面亞獻者奠祝乃奠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幄當中南向祔坐無所施皆祭室戸外之

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祔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祔於祖親子姪祔於禰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祔者居禰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向南子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為斷古者廟於大門内奉出寢於陵側故王公亦建廟於墓既廟與居異則宫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線大功皆廢祭外喪齊線以下行之

唐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儀（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亥不必丁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己亥辛亥苟有亥焉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韇擊冊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乃釋韇坐筮訖興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遠

日還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籩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並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國官僚佐之長為亞獻其子次為終獻無則親賓為之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筵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近西東面北上設筵席於主人之西筵者開櫝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春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為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者但清掃內外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西面亞

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向以西為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面設祭器之數每室鐏二簋二簠二瓴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十三品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簋簠瓴鉶俎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鐏入設前

楹下各於室户六品以下無廟者不言室户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座爵一餘座皆爵四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於罇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簠在前簋次之鉶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餘同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物皆濯而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

訖引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匝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廚贊禮者引終獻詣廚省鼎鑊視濯溉亞獻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　執饌者入徹籩簋簠豆俎鉶以出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一節又取正脊脡脊横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稷黍簋實稻粱籩實石鹽乾脯棗栗之屬豆實醓醬菁葅之類六品以下簠實稷簋實黍籩實脯棗豆實葅醢餘同五品以上　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

實罇罍每室一罇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於罇所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人六品以下於正寢室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常處右四品五品祝拜訖升整拂几筵六品以下祝設神座於正寢室内祖在西東面禰在祖東北向凡皆有几筵質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

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㽅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重陳於右腊俎特於左四品五品同六品特牲俎横於前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各從其俎升置於室戸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致於堂戸外之左餘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而專反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

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巾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主人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某祖酒罇所六品以下詣祖下放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面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西向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四品五品

同六品以下祝持版進祖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無封者單稱官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稱名敢昭告於某祖考某謚封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惟仲春夏云仲夏秋云仲秋冬云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四品五品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五品醴齊恭薦祠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於某祖考某謚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鐏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

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各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四品五品六品復於罇所下放此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

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下同六品詣祖座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

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奠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匱神主納於埳室如常儀訖祝版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無匱神主褒聖侯祀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此禮唯祝文別

唐制三品以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榜祭器省牲皆

如時享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為上皆加勺冪若始祖在曾祖以下則設罇依親廟之式其首座爵一餘座爵四各置於坫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為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皆濯而陳之執罇

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享日未明牽牲於厨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特體折節所載及諸祭器所實如時享掌廟者設神座於朝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若始封者仍在曾祖以下則空東南之座依昭穆南北設之每座皆有屏風几席設趺匱如式禘又設未毀廟上名於其室如時享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四罇一實醴齊為上一實盎齊次之元酒各實於上罇設元酒者古陳而不酌也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從入立於東

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西出處右祫又以次出毀廟主如上未毀廟主出置於室内之座如時享質明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

曰再拜主人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𣪘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横陳重於右腊俎侍於左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

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
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
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
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
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
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
官封某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謚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
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鬛明粢薌萁嘉薦恭薦祫

事(禘云禘事)於始祖考某謚封始祖夫人氏配尚饗(祖考及子孫各依尊卑稱)訖興主人再拜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依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立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退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各置共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糝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

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

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者匱神主置於輿納於埳室如常儀

宋士大夫廟制並見諸侯宗廟門

按臣庶祖廟之制其畧已見於前所述若臣庶祭祀之制則歷代未嘗立為定法惟唐制見於開元

禮者頗詳故著其說如古禮則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獻三篇是已近代司馬温公及伊川横渠各有禮書朱文公作家禮又參取三家之說酌古今之制而損益之可以通行嘉定間李祕監又著公侯守宰士庶通禮一書於祭禮特詳俱有專書文繁不果悉録

文獻通考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六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　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馮國柄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王禮考一

朝儀

周制天子有四朝恒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者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在皋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秋官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

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斯聽獄之時所列位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也嘉石文石也平成也成人之善也肺石赤石也罷人不畜作勞有似於疲謂惰慢人窮人天民之窮無告者羣吏州長鄉遂之官也王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閽人譏出入者窮人蓋不得入罷音疲二曰中朝在路門外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朝夕視政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東上王揖孤卿以上特揖大夫旅揖士傍三揖各就位特揖一一揖之也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卿大夫三揖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位東

面王西面而揖之三揖者有上中下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武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王視朝之事於路門之位王族故士為士免退留宿衛者未嘗為士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太右司右也太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也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釋服服元端也四曰詢事之朝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國危謂兵寇國

遷謂從都立君謂君無冢嫡選於庶子則聚萬人而詢謀焉　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小司寇擯以序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擯謂揖之使前序更也輔志尊王賢明也蔽斷也

通典説曰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内則路寢也臯門之内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内有宗廟社稷雉門

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

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

朝東有九卿之室則九卿理事之處考工記曰有

九室九卿理之朝則入而理事夕則歸於庫門外

外朝之法朝有疑獄王集而聽之故禮云王命三

公會其朝者諸侯未去亦於此也廣問之義詢於

蒭蕘之謀三刺三問以定其法燕朝者路寢之朝

羣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位其位太僕掌之初

入之時亦門右北面東上王揖之三公則皆前北面東上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北上士則門外之西北面東上凡射先用燕禮其位亦然所以每朝列位所向不同者皆以事異故變其位三公之位常北面不變者以三公内臣位尊故屈之使常北面其餘諸侯孤卿大夫皆以地道尊君故尊者東面卑者西面是以於外朝之時諸侯東面尊於孤卿也故於内朝孤卿東面尊於卿大夫也時亦無

諸侯故也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或云客有諸侯之位故孤卿在東也

陳氏禮書曰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

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朝之位雖太僕

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考文王世子曰公侯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傳稱堯設敢諫之鼓禹設箴規之鞀乃周建路鼓之意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行夫之所掌者而已鄭康成以公食大夫拜賜

於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柩造朝不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朝外然大門外則徑涂爾非朝位也又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則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葢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

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

常先退

右周家朝羣臣之儀

周制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大賓要服以內諸侯也大客謂其孤卿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此以王見諸侯為文也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曰戶牖之間謂之扆門屏之間謂之宁邦畿方千里其外五百里曰侯服歲一

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六歲一見要服蠻服也此六服相距方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每朝覲皆有貢物具賦稅上篇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代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按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則蕃國之臣無執玉瑞者也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勞於畿又

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皮弁者天子之朝服璧無束帛者天子主尊也諸侯儐王使者用束帛乘馬積音子四反及國天子賜舍使司空致舍將受朝上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袞冕九章其春夏朝宗各乘所受上輅建常九斿繁纓九就若春諸侯各服裨冕釋幣於禰各乘所受上輅者以陽氣仁恩尚文故車服得與王同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七寸繅藉七寸鷩冕七章建常七斿繁纓七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繅藉五寸毳冕五章建常五斿繁纓五就王則服皮弁登於路門外正朝當

宁而立諸侯改服於舍服朝服各執瑞玉至於朝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末擯承命告於天子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將受之天子於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國則曰伯舅小邦則曰叔舅嘉之者美之也受玉先書同姓次及異姓上儐又傳下至嗇夫也信音身諸侯序進入門右坐奠珪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之位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儐者謁謁猶告也上儐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詞曰伯父其升侯氏坐取珪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各還

其舍司几筵設黼扆於朝扆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黼謂之斧其繡白黑綵也以絳白為質扆制如屏風繡以斧形扆前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元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純畫為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天子服袞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隨國所有或馬或虎豹皮龜金丹漆絲纊竹箭分為三享矣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所產也必十匹者不敢斥王所乘用成數敬也其秋冬覲遇之時將朝之早諸

侯裨冕釋幣於禰將近質明時告將覲也裨之為言婢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諸侯亦服焉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禰之禮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交龍為旂諸侯所建墨車大夫制也弓衣曰韣上儐自與諸侯相揖而入至廟門外之舍王服袞冕負斧扆而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將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之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然後行三享玉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授宰如朝宗之法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禮記

云天子覲諸侯下堂自夷王始也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三享訖也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右袒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儐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謁告也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改袒還襲遂入門右北面立王乃勞之再拜稽首儐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入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道路勞苦也王遂更延諸侯入而禮之王使宗伯以珪瓚酌鬱鬯祼之禮畢還館諸侯公卿皆就

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皆使公就館致之諸侯迎於外門外再拜諸公奉篋服加命書於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居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讀王命書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受命升成拜太史辭之降也太史加書於服上侯氏受受篋服也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其法諸侯既至天子之國必先朝天子於其國內然後為壇於國外更行朝禮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征討合諸侯而發禁

令馬禁謂九伐之法也會之法為壇於國外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此有十二年之期故不得謂時會也殷同之禮東方則以春南方則以夏西方則以秋北方則以冬皆如巡狩之時春為壇於國東夏與秋冬各於其方壇制度已具於巡狩篇將時會殷同之朝天子乘龍馬八尺曰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於東門之外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變拜言禮者祭祀也秋則禮月與山川邱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之外禮者謂祭之巡狩之時山川之神各當方而祭令不巡狩故山川隨其時而祭之陽則祭於陽方陰

則祭於陰方加方明於壇上而祭之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元下黃四方神明之象所謂方明也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此者則上下之神非天下之至貴也設玉者刻其木以著之去方明以朝諸侯其朝位授玉儐介之儀已具巡狩篇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於宗廟辟王也疏按覲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覲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也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負背也斧依為斧文屛風於戶牖間周公於前立焉三公中階之前

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禮不於此周公權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牧居外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即位乃朝周禮蕃國世一見　應氏曰自公而下列為四等

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馬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內為五室可知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啓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帝亦同於中階之三公馬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塞其方隅而還列相向無一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所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揖揖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太廟明堂以頒朔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

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太廟之朝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廵狩而同則為宫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併朝者也司士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著明堂位蓋周公之為故記禮者以為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向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周公曰

天子然負扆而立則周成王自不失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爾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謂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曷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學者由是紛紛有異言何周公之不幸也

右周家諸侯來朝之儀

漢高祖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適會長樂宮新成漢時尚）

以十月為正月行朝歳之禮儀叙下儀注先平明未明之前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傳曰趨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謂疾行為敬也殿下郎中俠陛俠與挾同挾其兩旁每陛者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賔臚句傳上傳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大行掌賔客之禮令之鴻臚九賔則九卿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傳聲而唱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

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

初帝既即位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曰得無難乎通曰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於是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應劭曰立祈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並音子說反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習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以十月長樂宮成行之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尊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諸儒弟子共為儀

者悉拜為郎

致堂胡氏曰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横之事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知詢求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通委已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

所為無一可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不言言則必借秦為諭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矣

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嘗享會其

儀夜漏未盡七刻而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粗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皆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座則起此之謂也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白虎通曰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恩也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並廢朝

褚先生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内飲於省中非士人之所得入也梁孝王西朝因留且半載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叛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

十餘歲一至令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

右褚先生為郎時聞於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之語然足以見漢諸侯朝見之典云

後漢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獻帝起居注舊典市長執鴈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其每朝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

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晩朝十月朔之故以問

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先帝以其頻故

省唯六月十日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

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

陛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

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

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
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
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
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鄣
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遨戲於庭炫燿日光以
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
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踴藏形於斗中鐘

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黄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徹行出罷單官在前尋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宫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於此自到偃師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宫閣簿云德陽宫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端門東有崇賢門次外有雲龍門贊引也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閒奏德廣所及㑭佅兜離罔不具集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佅

離北方曰禁禁字書作伶渠禁反俅摩葛反萬樂備百禮暨皇懽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僚遂退尚書傳曰天子將入撞蕤賓之鐘左右之鐘皆應

蔡邕獨斷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後月朝後省當以六月朔十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為正月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

寢兵鼓身欲寧志欲寧不聽事可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鐘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

安帝永初元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於庭故曰充庭車以年饑故不陳

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香花燈

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宫室權都許昌宫殿狭小元日於城南立壇殿青帷以為門設樂享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由特恩不得為常

晉武帝咸寧中定儀先正月一日有司各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四廂樂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上賀謁報又賀皇后從雲龍中華門入謁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輿

車百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階部立其次其階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理禮等引公特進匈

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階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等登掌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常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

罷入百官皆坐晝漏水六刻諸蠻夷朝客以次入皆再
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
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
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王還
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
歲壽侍中云觴已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
拜已飲入再拜謁者引王等還本位陛下者傳就席羣
臣皆跪諸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

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羮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尚書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舞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妓乃名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鍾鼓作羣臣北面再拜

出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

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復之

晉禮樂志武帝受命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元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衆代可知矣

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壁如舊

朝之制不朝之歳各遣卿奏聘詔可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樽蓋施以白獸形似名焉按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白獸蓋示後世所為有忌憚也

東晉王侯不之國其有受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

宋因晉制無所改易唯朝至十刻乃受朝賀升皇太子在三恪之上

齊因之

梁元會之禮未明庭燎設文物充庭臺門闢禁衛皆嚴有司各從其事太階東置白獸樽羣臣及諸蕃客並集各從其班而拜侍中奏中嚴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黄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御座前施奉珪藉王公以下至阼階脫舄劒升殿席南奉贄珪璧

禮畢下殿納舄佩劍詣本位主客郎徙珪璧於東廂帝興入徙御座於西壁下東向設皇太子王公以下位又奏中嚴皇帝服通天冠升御座王公上壽禮畢食食畢樂伎奏太官進御酒主書付黄甘逮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獸樽以次還座宴樂罷皇帝乘輿以入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以行與會則劍履升座會訖先興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

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舊元日御座東向酒壺在東壁下御座既南向乃詔壺於南欄下又詔元日受五等贄珪璧並量所付周捨按周禮冢宰大朝覲贊玉幣尚書古之冢宰頃王者不親撫玉則不復須冢宰贊助尋尚書主客曹郎既冢宰隷職令元日五等奠玉既

竟請以主客郎受鄭元注覲禮云既受之後出付玉人於外漢時少府職掌珪璧請主客受玉付少府掌帝從之又尚書僕射沈約議正會儀注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舃升階尋路寢之設本是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按漢氏則以小車升殿請自今元正及大公事御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制可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

宮人皆於東廊隔綺踈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發白獸樽自餘多依梁禮云

北齊元正大享百官一品以下流外九品以上與會一品以下正三品以上開國公侯伯散品公侯及特命之官刺史並升殿從三品以下從九品以上及奉正使人比流外官者在階下勲品以下端門外侍中宣詔慰勞郡國使（詔牘長一尺三寸廣一尺雌黃塗飾上寫詔書三計會日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又班五條詔書於諸州郡國使人（寫以）

詔牘一枚長二尺五寸廣一尺三寸亦以雌黃塗飾上寫詔書正會日依儀宣示使人歸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愛人去殘賊擇良吏正決獄平傜賦二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其勸率田桑無或煩擾三曰六極之人務加寛養必使生有以自救沒有以自給四曰長吏華浮奉客以求小譽逐末捨本政之所疾宜謹察之五曰人事意氣干亂奉公外內溷淆綱紀不設所宜糾劾

正會日侍中黄門宣詔勞諸郡上計勞訖付紙遣陳土宜字有脫誤者呼起席後立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無可取者奪容刀及席既而本曹郎中考其文迹才辭可取者録牒吏部簡同流外三品叙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拜賀訖還宮

皇太子朝訖郡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而拜有司奉諸州表羣官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劒以升會訖先興

開皇四年正月梁王蕭巋朝於京師次於郊外詔廣平王楊雄吏部尚書韋世康持節以迎衛尉設次於驛館

雄等降就便幕歸服通天冠絳紗袍端珽立於東階下西面文武陪侍如其國雄等立於門右東面歸攝内史令柳顧言出門請事世康曰奉詔勞於梁王顧言入告歸出迎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持節者導雄與歸俱入至於庭下歸北面再拜受詔訖雄等乃出立於館門外道右東向歸送於門外西面再拜及奉見高祖冠通天冠服絳紗袍御大興殿如朝儀歸服遠遊冠朝服以入君臣並拜禮畢而出

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及周封蕭詧為梁王訖於隋恒稱藩國始有朝見之儀梁王之朝周入畿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牢米九十筥醯醢各三十五甕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儐以致館梁王朿帛乘馬設九介以待之禮成而出明日王朝受享於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元冕乘車陳九儐以朿帛乘馬致食於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服乘車執贄

設九儐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
還贄於公公皮弁迎於大門授贄受贄並於堂之中
楹又明日王朝服設九介乘車備儀衛以見於公事
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贄勞於梁王明日王
還贄又明日王見三孤如見三公明日卿一人執贄
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又各餼
賓並屬官之長為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唐舊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

令奏諸州表黄門侍郎奏祥瑞戸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時殿上皆呼萬歲冬至亦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須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

至十五年正月上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

創立邸舍於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
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復禮之不足必是人多怨歎至
十七年十月一日下詔令就京城閒房為諸州朝集
使造邸第三百餘所上親觀焉至永淳中關中饑乏
諸州邸舍漸漸殘毀至神龍元年司農卿趙履温希
權要奏請出賣並盡至建中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敕
每州邸舍各令本州量事依舊營置至二年五月十
四日戶部奏若令州府自買事又煩費伏請以官宅

二千所分配共住過事却收敕旨宜依

四年詔所司於外廊置食一頓

十三年十月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二十三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寮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下詔來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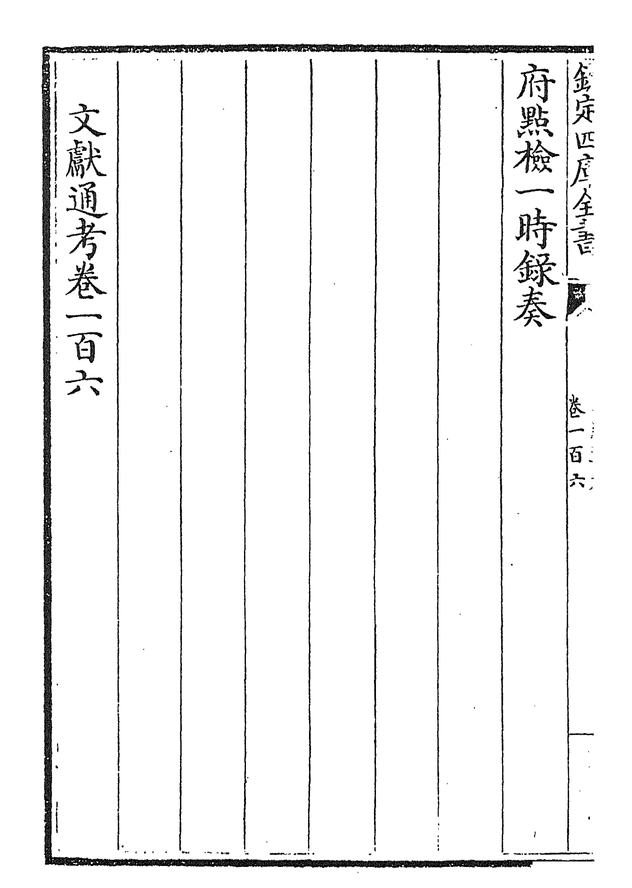
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為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以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初令文武官五品以上每朔望參日升殿食四月上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不坐右拾遺靳恒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氣炎寒妨於

政理竊為陛下不取

元宗先天二年敕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者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十月敕諸蕃使都府管羈縻州其數極廣每州遣使朝集頗成勞擾應須朝賀委當蕃都督與上佐及管內刺史自相通融明為次第每年一蕃令一人入朝給左右不得過二人仍各分領諸州貢物於都



府點檢一時錄奏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